

以

14

溫州經籍志卷五

經部

四書類

宋

沈氏大廉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

伏經義考二百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監南嶽廟胡空仁仲撰
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案沈提刑大廉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嘉慶

瑞安 孫詒讓 編

瑞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其所著論語說今無傳本
惟胡宏五峯集五坵錄論語指南一卷其篇目下注
云証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書中引沈氏說
凡二十一條其十條並論黃說之優劣則沈書內當
亦采黃說矣五峯集世無梓本流傳頗渺今錄所引
沈說于此以傳元簡學術之略其五峰評語文繁不
及載也 論語指南父在觀其志章黃氏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人子之志可也父歿之後
其志可以施爲則觀其所行如何耳君子不忍其親
三年之間孝子唯恐不及于父所行之道或當或否

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沈氏曰昔居先君之喪於
哀苦中而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禮之用和爲
貴章沈氏曰禮固貴和小大由之則過于和矣不復
以禮節之則不可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者申上言也人而不仁如禮何章沈氏曰不仁者
私意橫生何有于禮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至吾不與祭如不祭二章黃氏曰魯躋僖公亂
昭穆也既灌之後所以降神故不欲觀之或者不喻
而窮其說孔子爲魯諱故託以不知而指其掌其志
若曰明乎上下之分治天下無難矣夫祭以誠爲主

今從逆祀而失昭穆之義于誠何有是祭與不祭等
矣此孔子之所不與若吾與黜也之與同沈氏曰逆
祀之說極好指其掌上詞已斷矣下所言以類記之
者也不必比而同之與字一說恐未安也射不主皮
章黃氏曰古者射有五善不特主皮兼取禮樂容節
也古者力役之事分而爲二欲其可法矣後世從以
中皮爲善強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夫子言古之道以
明今之不然沈氏曰嘗見趙岐有是說而然之當無
以易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沈氏曰弟子之善
記事如此上言仁者好惡矣然言能惡人則或者疑

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人之過也各
於其黨章沈氏曰伊尹周公皆是過乃所以爲仁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章黃氏曰夫子垂世立教學者宗
之或得其一體或聞其一言有稱其博學者有譽其
多能者皆不能徧觀而熟察之乃若聖人之道則聞
而知之傳以心也默而識之悟以心也況其泛應于
域中雖千變萬化未始有窮而會歸于一心則天地
之純全萬人之大體皆其分內耳所謂一以貫之也
曾子蚤遊聖門省身于內守之以約故夫子告之不
待發問而曾子受之不復致疑可謂相契以心得于

言意之外矣及其答門人之問語之以忠恕者亦以其違道不遠者告之使之求諸心而切于踐履者之蓋忠之爲心無纖介之私其毋自欺亦不欺人也恕之爲心無物我之間其處人亦如其在己也忠恕生于吾心則彼己不立孰爲町畦將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而至于參天地其于一貫之妙舉積此矣曾子至是豈不容言而門人之問不得已而應之于是形夫子之道非忠恕兩言無以明之使門人而悟曾子之言則一之名亦不立矣是道也曾子之傳于聖人門人之受于曾子又未可以淺深論沈氏曰此論亦

鄙見所同曾子所以告之門人者則是一轉語也宰予晝寢章黃氏曰記曰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君子非有疾不居內今宰予好內而懷安無其質矣教何所施故孔子深責之沈氏曰好內之說竊以爲不然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晝而多寢昏惰無精進故夫子深責之晏平仲善與人交章黃氏曰晏子相齊景公執國政孔子久于齊而不能用徒以交際為恭非王公之尊賢也不猶善其能全交者所見夫子之忠恕沈氏曰此恐只是不忍其寔非有爲而言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沈氏曰

鄉人林德惠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
以為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
強文子殆未之思也子謂仲弓章黃氏曰論仲弓
之德不用于天子必用于諸侯如牛之駢且角雖不
用于鄆山川亦不舍之矣鱗鱗而禹興不以其類廢
之也沈氏曰先儒謂指仲弓父之言非也斥父稱子
豈聖人之意人之才德不係于世類才者雖不大用
必小用故以郊與山川言之亦非謂天子諸侯也曾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黃氏曰學道未至于無心非
善學也自問不能至實若虛無矜伐之心也犯而不

校無物我之心也此顏子克己之學沈氏曰矜伐之
心由物我之心生也自好問若虛以至不校皆是無
物我之事不必分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至顏淵
喟然歎曰二章黃氏曰哀敬之道常存于心故見之
者誠有觸于中其作也其趨也有不期而然矣蓋夫
子平日踐履之道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
眾人情不知覺顏子于此獨有省焉所以喟然發嘆
也蓋嘗論聖人之道大包六合而小不外吾身遠
貫萬古而近不離乎日用若窮高極妙而求之于
茫恍惚其去道益遠矣顏子既發矣而悟昔者之非

于是吐其胸中所見言之若曰人之所以不見道者以才為之累也向也從事于堅高前後之際矜吾聰明任吾智力卒之罔然無得若有遐志夫子誘而教之于博學之間則又欲罷而不能至是才無所施聰明智力盡矣恍然若有見其卓然獨存者不可以他求也雖欲從之又烏得而存之反之吾身而已然後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聖人所謂哀敬之道亦吾所體之道也平居日用之間吾與聖人豈有二哉所以四科之列回為之冠聖人之門獨以好學許之也沈氏曰此論深見顏子學問之道嘗見一鄉人

髻髻此說謂鑽仰前後之初求有所見及夫子誘之于博約之後不能自己竭力而進乃有所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終不可及不若此論去聰明智力而有所得之為妙也但上文見齊衰者恐意不相蒙也鄉人儻章黃氏曰禮鄉人楊子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儻即禘也沈氏曰龜山謂誠意于除厲此論自佳先儒謂存室恐非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沈氏曰好惡而唯鄉人是從未必當也要當一心而察焉其善惡者自有見焉可也孟子言國入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得此也此句疑君子義以

為質章沈氏曰此非為學者言為立政事言也以善
度宜事之始也行之則有節文焉又出之以孫氏說
不駭戾守之以信又久有所成也者則敬
以直內乃其本也當仁不讓于師章沈氏曰此言為
仁之急如此 當為之時師亦不讓非真不讓也生
而知之者上也章黃氏曰生知出于天資如由仁義
行是也故為上學而知則思而後得知行仁義是也
故次之沈氏曰行仁義非學也仁義在我而已而曰
行之是人與道二也執柯以伐柯疑于同矣而猶以
為遠者二物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故知行仁義非學也生而知之誠也學而知之誠
之周公謂魯公曰章沈氏曰君子不施其親不私于
親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沈氏曰理一而已
本末先後貫為為下有奪字如草木一區之內種子根莖
華實具在其中人未之見也下學上達亦在識之而
已

陳氏一鶚論語注張九成橫浦文集十八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次宋進士紹興壬子張九成初陳

嘉人知廣德軍

案陳一鶚舊府縣志無傳橫浦集二陳氏考妣墓誌
銘僞其字曰開祖載其官為左朝散郎通判紹興
府事又云開祖博極羣書不一意於居晬然
遇事輒斷不屈以勢而周必大園平續稟八亦言其
嘗為豫章倅其著述則府縣志皆未載惟橫浦集十
八與陳開祖書云前此拜書欲求所注論語及韓柳
釋音未蒙見教云云知其有此二書然宋以來書目
並未著錄則其佚久矣

何氏逢原論語集解

十卷

經義考二百十六

佚經義考二百十六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

以方

不到且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能為人為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 梅溪後集二十九

案何氏論語集解最為梅溪所推今傳本久佚惟蔡

氏節論語集說尚引數條今錄出之以見其槩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章曰無終會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 集說 臧文仲居蔡章

曰奉一物如此其識陋矣 集說 逸尺 志辱身

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

然使後之人一於高則亦不可 可以為萬世法而無

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九集說子夏之門人章曰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泛者也十集說皆梅谿所謂簡嚴明白者惜行引不多也

王氏十朋論語解

魏正清和通志二百四十二條原

佚

諸葛氏說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作尺圓論語說

佚經義考二百十八

薛氏季宣論語小學

經義考二百十八作少學誤今從良齋讀語集三十一水心文集二十九宋史藝文

一國史經籍志二並作小學誤今從良齋讀語集三十一經義考二百十八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八

佚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緜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自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

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
泉混混而淵瀨瀨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
其左泝泝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
以追時走於夫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小經義考二

百十

作少誤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

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
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良齋浪語集三十

葉適題後一人之身衆人之衆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
一士之學萬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
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

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
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諉萬世共由之學必自
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
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
聞也義理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由不異矣
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為諉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
乎其所以由者以學為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
教授留君刻於學宮其謹書其後水心文集二十九

論語直解

經義考二百十八。萬厯温州府志十作約說續文
獻通考一百七十五有約說無少學直解

佚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象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字者為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也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脩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峩峩寂如其若也歸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墮無隳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

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目而裨瑩鑿之寂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於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也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取矣率多踳駁不疑乎真其周而曲當觸而成獲純而靡類約而

兼該者宜莫若夫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訖未知其趨嚮自求諸已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高鳥之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行之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爲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述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良齋浪語集三十

江

經義攷二百十八論語直解王瓚温州府志作約說

中庸解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解作說今從良齋浪語集二十九

一卷 良齋浪語集二十九。經義考一百五十二無卷數

存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曰佚良齋浪語集本。

索良齋中庸解一卷見薛師旦所編浪語集世無單

行本其說簡當不繁無宋人講義重複猥淺之病其

釋素隱行怪曰揜其素行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

釋君子之道四正未能一焉曰言行相應則所謂君

子之道者正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 此蓋訓一爲釋合一之意

序事所以辨賢也曰序事謂酌獻及饋相執者與鄭

孔程朱諸儒說並異其視暖暖殊守一先生之言者不啻霄壤矣

大學解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解作說今從良齋浪語集二十九

一卷

良齋浪語集二十九。經義考一百五十六無卷數

存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注曰佚良齋浪語集本。

崇大學解一卷亦見浪語集良齋之學原出伊洛然說大學經文不遵程子改定本其釋在親民爲近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諸辟字爲取譬亦並符鄭義蓋在同時諸儒中爲獨守古訓故宋時其書不甚顯衛氏禮記集說于其說采取亦獨少惟釋此之謂自謙

爲謙謙

讀如字

則與舊說並異然亦足備一解也

又案陳文節右奉議郎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

上齋文集

一五

十云有中庸大學說各一卷經義考據以著錄舊

本浪語集載兩書並作解說解同義無所區別行狀

渾言之耳今從集本爲正

宋氏晉之大學講義

一卷

攻媿集一百九

佚

中庸講義

一卷

攻媿集一百九

佚

陳氏傅良論孟古義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並作經書古義今從百川書志二十

一卷高儒百川書志二十

未見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未詳孰是

案止齋論孟古義行狀墓誌皆不載曹叔遠序止齋集備述所著亦無是書至明高儒百川書志始載其目而陳獻章白沙集七亦有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

以

朝成畫虎文字笑醜雞古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

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是明代又有刻本矣百川書

志云又曰王從之著王從之若金王若虛字又入

經部而入集部別集類列永嘉八面鋒後承嘉八面鋒亦不宜

入別集明人書目往往疏舛如是亦未喻其故豈其書體例近舉業

家之經義不似注釋經傳之書乎舊府縣志載其目

作經書古義不知何據鄧刻本或未佚他日得之當

再為考定也

戴氏溪石鼓論語答問

國史館藏三卷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並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並

四書

作問答
存 經義考二百十八注曰伏

卷七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石鼓論語問答三卷 江蘇巡撫宋戴棟進本
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閒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為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為近道陳振孫

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
間有疎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
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
為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
布若皮弁之下即以錦衣為裼即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
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漢蓋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
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注改端
為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樂
鄭註端為元衣孔疏端為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

也然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
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即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
誤為端漢亦失考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
長未可偏廢漢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為無補正
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朱子語類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
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
意思也發得好

戴少望湖南語說却平正

石鼓孟子答問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藝文志四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佚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直齋書錄解題三石鼓論語答問三卷孟子答問三卷戴溪撰岷隱初仕衡嶽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

也其說切近明白故朱晦翁亦稱其近道

錢氏文子論語傳贊

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九

佚經義考二百十九

中庸集傳

一卷

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案白石中庸集傳衛氏禮記集說載其數條如釋道之不行也節云行當為明明當為行指道之不文互明也句差集說一百二十五釋強哉矯云矯猶抑也哉疑辭強哉矯

猶言強其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

集說一百二十六釋素隱行怪云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

行奇怪之行上同釋君子素其位而行素亦為固云安

於固然則道無時而不可行集說一百二十八釋載華嶽而

不重云華中華也嶽四嶽也謂中華之地四嶽之山

也集說一百三十四釋無惡於志云志猶記也雖有人志之

君子所不惡集說一百三十六並與舊說違異至於詰塞為

實國有道不變塞焉句注本鄭注詰撮為四圭今夫

孟子傳贊

撮土之多句注見本說文則義皆精瑯矣

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四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佚 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王氏與之論語補義 袁甫蒙齋集十九

佚

袁甫跋余為兒時先正獻言朋友遍四方俱善論今古第說

論語罕有契心默識之用力于此書有年矣後始知不說論

語乃善讀論語者今觀王君次點所著補義一編會萃眾說

斷以己意最為詳縝則又欣然曰不說固佳說亦佳說猶不

說也噫得斯旨者可以讀論語矣 蒙齋集十五跋王次點論語說

案東巖論語補義經義考及通志府縣志皆不載今

據蒙齋集補收其書傳本久佚據袁序所述其體例當與所著周禮訂義相似

蔡氏節論語集說

二十卷

經義考二百十九。千頃堂書目三宋史藝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並作十卷

存通志堂經解刊本

進論語集說表臣節言臣五月十一日具奏乞投進所編論語集說奉聖旨許令投進者伏以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加講習之功端有裨於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際逢竊惟洎垂訓之書莫非帝王傳道之要存心爲大主教以勝百邪克己實難爲仁以該衆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

而近思視明聽聰哉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衆共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刑政之並行常念四海之困窮用躋羣生於富庶寧非衣而菲食庶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繼絕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關后德豈惟一王之成式抑亦百代之宏規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性本生知學由時習洞明一貫之旨深省四勿之幾伏願惟精惟一以執中克勤克儉而無間體成湯之罪己簡在帝心法帝堯之則天大茲君道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到論語

集說二十卷繕寫成一十冊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
以聞臣節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謹言瀋祐五年五月日朝散
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臣蔡節上表

晦菴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註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
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洽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
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菴或問而於晦菴南軒先
生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五峯先生又與晦菴相講磨故
語說多精切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
博大有益於後學遂請刊於湖類瀋祐丙午冬至文學掾姜
文龍謹書

論語集說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永
嘉蔡節編瀋祐五年表進於朝今作十卷蓋當日刊於湖類
本已然也是書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
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出發明經蘊述儒
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雨商霖謝天申用休潘
旻子文周行已恭叔陳經正貴一暨弟經邦貴敘其姓名皆
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說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
龍張瀉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味道知道
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建達可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
皆有成書著錄諺曰溫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與顧諸君

子之書或存或亡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說而附及之蓋將以求所未見焉康熙丙辰夏五納蘭成德容若序

通志堂刊本序

十頃堂書目三祭節論語集說十卷高祐五年表進

宋史藝文志補

同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論語集說十卷

內府藏本

宋蔡節撰節承

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高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末有高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即進書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註本語之下雜用眾說者則疊書姓名於末潤色以已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集或附已說於後則別

曰節謂節自為說者謂之曰釋其互相發明之說則夾註於

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

大旨率從集註其間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

為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為攻擊害為反貽吾道之害

案此鄭汝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

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桴材

案此鄭元之說

不有祝

鮑之佞三句謂美色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為

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

案此亦鄭汝諸之說

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一

章不作錯簡不至於穀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

得沒階趨進謂進疑作退雖疏食菜羹瓜芥謂瓜為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嗅而作謂嗅疑作嘆案此徐積之說冉有退朝謂朝為從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恒其德一節謂別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為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即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為一章案此鄭汝諧錢太師時二家之說摯適齊一章謂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章可備一說餘皆牽強穿鑿蓋朱子於註易註詩誠不免有所遺議至於論語集註則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說較他家為確務與立異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終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焉

以字

蔡蔡先生節為文懿公幼學次子水心作文懿墓誌

述其官為通功郎浮梁簿集說進表繫銜則為朝散

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又嘗知慶元府安吉

州衢州竝見浙江通志一百十五其字書傳無所見

惟通志堂經解所刊集說卷首封面一葉署宋蔡仲

覺先生著

此據經解初印本乾隆五十四年四庫全書館補刊本無

似節字仲覺

然成德敘則又未言攷節同時建安蔡模字仲覺作

論語集疏集說集疏書名相近疑通志刊本偶誤題

矣集說進表稱二十卷今本十卷則付梓時重定據

姜跋云刊於湖類當即在知安吉一節

浙江通志載知安吉州

不云何年據此知
為清祜六年也

其

書例清整訓釋經義雖多遵朱子集註及張氏癸巳
論語說然于何氏集解及皇邢兩疏亦多徵引永嘉
諸儒則於錢白石戴岷隱兩家之說采錄頗夥固非
徒鈔語錄者也

曹氏叔遠中庸注疏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九

佚

葉氏味道大學講義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作四書大學講義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

四書說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 未見

棠葉文修四書說見宋史本傳雍正浙江通志經籍

門引古括遺芳

明鄭宣撰見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一

有四書語類龍

泉葉賀孫纂賀孫即文修原名龍泉則其祖贊似文

修四書說外別有是書然本傳及經義考並未載古

括遺芳多謬誤

見四庫提要

此說恐不足信今不據補入

徐氏寓中庸說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

未見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曰存

宋元學案六十九徐盤州先生寓字居父嘉人朱子稱其
務學求師志尚堅確

案盤州徐先生寓朱子弟子乾隆溫州府志儒林傳
附載其名作寓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姓氏萬斯同
儒林宗派十經義考一百五十二宋元學案六十九
並同晦菴大全集五十八荅徐居甫書止齋文集四
十徐武叔墓誌六子冠宏字容寓定西山文集四十
五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盤州叟徐君
寓所狀事實字並作寓以名字相應之例求之寓寓
並近居義不知其孰是也中庸說宋以來書目皆不

著錄惟經義考注曰存豈曝書亭固有藏本耶晦菴
大全集荅徐居甫第二書亦論中庸并附居父問中
庸語問君子之道費而隱章荅云鳶飛魚躍是子思
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為人
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
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問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
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
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
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坐隱也知造端之重隱

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然重做出以之事父
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答云本只是說至近
處似此推說亦好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
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
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非其常吉凶灾
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
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答云既是
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問兩端謂衆論不同
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
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答云然所謂中非如

子莫之所執也問鬼神爲德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
體不此知體字是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答云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
體也此居父中庸說之僅見者惜不得竹垞所見本
以證其異同也

孟子答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包氏定中庸解疑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紫包先生定朱子弟子
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

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

五有

陳氏攷論語發微經義考二百十九

佚經義考二百十九

真德秀序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

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攷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而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

以學乎陳君此編大

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一自此其為可貴也

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

也陳君其尚楸之哉西山文集二十九。經義考二百十九。按是序又載劉煥雲莊集

案陳攷事蹟舊府縣志無攷

姜氏得平論語本旨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八

佚經義考二百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三論語本旨一卷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

撰

案文淵書目四有論語本旨一部一冊完全則此書

以

明時尚存今則未見傳本

湯氏建論語解雍正通志二百四十一續文獻通考二百七十五

佚

戴氏仔四書傳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戴氏侗四書家說經義考二百五十二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二

案戴仲達於易書四書並百家說蓋述其父蒙之遺

言而為之者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於此書又載戴蒙書家說其書今並

不傳六書故載先說數論仁學三字綜貫古

訓宣究微言非贅儒所以道也錄之以備家說之
逸義 六書故理字注先 曰凡物莫不有理玉理
最精縝密以粟故理从玉引而申之幽深蹟隱天理
密察無所不通莊周曰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卻
導大竅搜經寫蔡之未嘗善言天理者也中庸曰文
理密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密察之謂理通達
之謂道裁而宜之之謂義七仁字注先人曰因人而
二之爲仁仁是也孔子曰仁者人也人其人之謂仁
居古文从人省彳古文从心千聲夫人有是身則有
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惡有是身而疾痛苛癢之弗知

者肌肉不仁也有是心而仁義禮知之弗身者其心
不仁也盡其心踐其形肫肫乎其若赤子之肌仁義
禮知切於心猶疾痛苛癢之切於身也然後能誠諸
身能誠諸身然後能人其人能人其人斯謂之仁矣
夫心生物也仁生德也於四告爲耆於四德爲元天
地之大德也而人得之以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天
地萬物人之體也親疏遠邇雖有衰序疾痛苛癢無
不周通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始于邦家終于
四海者仁之充也已欲立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者仁之方也故曰仁者之也親親爲大老釋

者曰死灰其心槁木其形忘其身遺其親以仁義禮
智爲外鑠我以天地萬物爲芻狗幻妄不仁之至也
墨者曰愛無差等眡其親猶其鄰之親也不仁莫大
焉孟子曰仁人心也之二者皆失其心者也。學字
注云先人曰鳥獸之生也游者則狎於水而不溺走
者則馳於野而不躓然終於此而已矣人之生也自
赤子不能求其母自是以進皆學焉而後能之無所
不學則無所不能也故人子之道學爲大君父之道
教爲大古者子生十歲則入小學二十而入大學傳
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保傅之罪也羈州成童不就

師傅父母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
也學之文所以从子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窮
理致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
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大人之事也學大人
之事之謂大學朱子曰學者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謂學以明善可也謂學以復其初則否夫有失而後
有復人生而冢其知未啟其明未融在易乾之姤雖
有龍德猶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乾之同人曰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然後德博而化爲龍德之正中焉雖
聖人不能無學也夫學之者所以明其明而迪其知

猶聞門塗而啟牖鄉也何必曰後乎九心部德性情

諸字下仲達自為說亦並精與文錄今不錄

林氏公一論語類說

佚

五册 蒙川遺彙四
劉敞故友林道初察推墓誌銘公好讀書經傳子史歷覽精研與意會輒筆之凡有關於修齊平治之大者寤寐不忘鄉達諸老每見器敬謂他日能以文行自植必子也年二十一與計偕試南宮不武益肆其力於學端靜介特得伊洛考亭旨趣最深伸紙論事動數千言大較如行雲流水而畢根諸

以方

理有錄覽十二册論語類說五册本朝事實十册雜文詩彙手彙各二十卷 蒙川遺彙四

祭林學諭公一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咸豐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繆氏主一四書說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鄭氏樸翁四書指要十項堂書目三宋史藝文志補作四書要指今從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

五十三元史藝文志一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

二十卷世善堂藏書目錄上十項堂書目三宋史藝文志補經義考二百五十三元史藝文志一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三朱見

四書

子獻而書
二十卷

王氏要論語說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孟子說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佚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中庸本義

一卷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胡氏一桂四書提綱經義考二百五十三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三

元

以方

吳氏成夫四書圖經義考二百五十五元史藝文志一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案吳縣丞成夫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

傳並有傳經義考二百五十五誤作吳成大元史藝文志一又誤作吳大成

趙氏次誠四書考義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咸豐樂清縣志八趙次誠從平陽章仕堯學以明經授徒隱

居不仕用伊川語意作詩十篇以教學者嘗考據朱子集注

為書曰四書考義

案雪溪趙先生次誠咸豐樂清縣志儒林傳有傳

陳氏剛四書通辨千頃堂書目三補遺金元藝文志經義考二百五十五元史藝文志一

史氏伯璿四書管窺

五卷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三經義考二百五十五補遺金元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六元史藝文志一並作八卷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注曰未見

續修管窺大意存思幼時廢學歲辛酉春秋二十三矣始知

以書籍自課以過時之學悠緩則莫能有成于是聚經史百氏之書幾二十種雜然而時習之如是者一二年竟無所得然後專取四書及書易數經而熟讀焉有餘力乃及他書始

史氏伯璿四書管窺

伏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注曰未見

焉于諸說有同異處未知所適從也既而反覆研究又二年後恍然若有所見而未敢自信姑以著諸各編之首而已元統改元遂以四書通旨纂疏集成輯講四編編首所著者聚為一帙又其後四年再得講義發明子書攷證叢說三編觀之輒又以三編所見共為一帙維時同志勉其合此二帙而一之者名以管窺後至元丙子所序是也自是以來精力日以耗目力日以昏自揆不能復有所發揮于是矣辛巳秋又聞新安倪士毅合通旨與發明二編以為輯釋意其去取必精當剖析必詳明則愚管窺所述可以覆諸瓠矣又三年始見之則于二編差謬之小者雖亦復潤一二其節目之大

者往往一如其舊無所可否于是復取丙子所合之帙而增
損之且以輯釋之不當存者附焉備遺忘也愚自溫理是書
逮今垂三十年所見編帙不下數十家而皆無以大相過也
如此今又聞北方有顧氏四書會通意旨猶未知其去取之
當否果何如也噫世代愈久編帙愈繁然能有所別白者絕
少而繁亂之者閎又出于其閎吾不知孔曾思孟之書集註
章句之旨果何時而有明于天地之間也正心誠意修學之
陳高序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
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
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旨遠或約

瞻禮如此
勿在空寂
老而可我
不介於修平
當至十二
我存存心
宜不者
宜今不首
其

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
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
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
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
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注章句釋其義理要
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經義考二百五十五誤下其辭詳以密其趣悠
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為之發其
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閎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
繁而辨日起岐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專流則
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十文璣苦求於

學篤信堅守朱子之釋

經義考作說

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

家纂緝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
苟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規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
呼立異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為
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
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
幾矣

不繫舟漁集十

千頃堂書目三史伯璿四書管窺五卷字文璣温州平陽人
元時隱居不仕辨諸說之與朱子相者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六四書管窺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

撰伯璿字文璣温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

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

詒讓謹案考管窺外篇序實成於至正庚寅元亡於

至正丁未時外篇成已十七年矣此蓋偶據誤文也

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祕閣

書目者五冊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冊刻版在永嘉郡學

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

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乃毛晉

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

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

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為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

真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

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註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爲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書章句集註與或問亦時有抵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爲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偽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即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實而朝論南宮

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楊士奇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確的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

東嘉先哲錄十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自幼嗜學強記博通

知魯川
伯瑋誤

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註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
者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
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
本真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
集註與或問亦時有抵牾原
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
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
偽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即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
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實而朝論南宮

改字

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
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
無釐正伯瑋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為
之刊除伯瑋更加以別白首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
病痛如伯瑋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楊士奇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瑋文
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
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確的刻板在
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列置府學

東嘉先哲錄十史伯瑋字文璣平陽人自幼嗜學強記博通

不可轉

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說精究四書深得朱子之旨時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明與朱子背馳者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原注郡志

補遺平陽縣志十四史伯璿以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多與朱子背馳乃著四書管窺內編以辯明之陳高為之序永樂間采入大全

崇禎巖史先生伯璿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儒林傳

平陽縣志 伯璿撰 平陽縣志 理學傳 並有傳 四書管窺 伯璿撰 朱子傳 伯璿撰 城家守得鈔本 寫錢桂不 定家中父檢定 中項氏段氏書鈔 是朱鈔刻 弃之 卷首有六十二條 自明時著

以意

魯梅海相物入心
通其為尤難蓋取味
三字平未與朱子主
異乎呼聲公保者有
朱子而不對不為要法
而然則何海律字
猶詳也特于集注
一編查文我于錫注
析字元字寸寸三
此不克能碎而釋

陳氏華祖大學審明

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中庸提綱

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陳華祖通尚書於四書尤多發明

崇陳檢閱華祖宋京湖北宣諭副使謙五世孫

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病與廢不堪于新
去之信然不使先儒
懷道家法一遺陳
子之教而得寫在堂
守其始學此考
望按定務本補

孔氏士璘四書講義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蘇伯衡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公之曾大
父曰景行宋從正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架閣之子曰士
璘元永嘉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
曰穴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 蘇平仲集十三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元薦舉孔士璘字玉卿延祐間授永嘉
教諭

劉氏清大學要旨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八。千頃堂書目二無卷數

改訂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八

案經義考載大學要旨一卷標曰未見又復出劉氏
清大學要旨標曰佚蓋所據書偶書旨為句遂誤兼
採之今刪

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四

案經義考一百五十三載中庸章句詳說一卷標曰
未見一百五十四復出劉氏清中庸詳說標曰佚亦
誤分為二書

明

蔣氏允文大學章旨經義考一百五十八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八

案國史經籍志二十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五十

七別有蔣文質大學通旨一卷經義考注聚樂堂疏文目有之允文

東甌詩詩集作文質詳卷二尚書通考下通旨與章旨是否一

書未能孔定謹附識於此以備攷校

中庸詳說經義考一百五十四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四

四書纂類千頃堂書目三經義考二百五十六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纂要

此方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六注曰未見

案千頃堂書目三元人書中複出蔣允文四書類纂

誤也

徐氏典祖四書訓解乾隆平陽縣志十四蔣允文以四書考二百五十七

佚

朱氏謚四書述義經義考二百五十六千頃堂書目三作述

佚

四書輔注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東嘉先哲錄十朱謚性敏嗜學與人談論皆極性理之奧有

四書

四書述義正蒙述解刻梓郡齋原注並府志

趙氏新四書說約千頃堂書目三經義考三百五十六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六

案趙修撰新乾隆溫州府志咸豐樂清縣志介節傳

並有傳

劉氏觀四書通旨

十二卷雜錄潘洪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明辟用劉觀明經本府學訓

案劉觀字朝掇永嘉人訓導南金伯子編脩現之兄

四書

嘗典京闈文衡見黃淮介菴集三編修文集序為楊東里諸人所

器見李象坤旬菴集其他事跡無可攷

鐫報國錄書後

佚

崇玉蒼方山人燧 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朱氏諫學庸圖說 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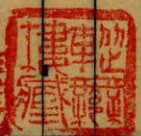
崇蕩南朱知府諫 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咸

豐樂清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朱氏文簡學庸圖說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注曰未見

案朱增城文簡 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循吏



22

傳咸豐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張氏漢四書切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弘治歲貢張漢字廷章博學勵行貢入

監以親老告歸杜門不出學者宗之

項氏喬四書臆說 甌東私錄二

佚

自序國家以舉業取士士之既階科第者或以四書經學為

芻狗者多矣不知是學具身性命之與所以達之天下國

家繼往聖而開太平者率不外此一日不談即口生荆棘不

茅塞發心者罕矣士之所任者益大則其所資者益切也舍是直俗吏焉耳三洲李先生義壯乃海內名豪予與同憲副楚臬已知其學有淵源而政有根柢矣及予謫遷入閩僉事而先生適長憲議政之暇常與予及石厓周子琬雙柯子喬鄭西張子謙共談性命之學而出其所著正學編四書通言詩經備忘數冊以相示予僭謂正學編猶有未精四書通言精矣而失之太簡若備忘則精且詳矣聖門所謂可與言詩者也公不以予言為謬升楚右轄行中途驟升貴州都憲又三東勸予了性命之學而索其平生所自得者以相印證予感先生善於誘人而欲成其美也是歲月正三日自省下

往攝漳南兵備事日輿馬中取四書莊誦一番若有溫故知新之味遂靜夜清晨起而筆之至上杭及初夏而臆說成稿然苦與先生隔遠猶有心所未安者未敢以成書獻也適孟冬初旬先生有便鴻至省因書此奉復以見予勇於從教之義尚擬捧檄終養永嘉山中繼成詩經臆說以附備忘之末而今未暇也他日具書以呈先生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耳要之謂了此學者須心體力行之死無貳庶幾斯言無忝而可愛以傳也既用以相備矣而遂以為序甌東私錄二

蔡氏瓚四書集講

徐氏時春四書玉楮葉
平陽縣志十九

佚

國朝

王氏祚昌四書唾餘

四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自序比歲課兩子讀書苦其魯取紫陽氏集註今熟之復為
刪其旨煩而文泥者然每與語其要妙不便曉曰是非可以
口舌得也余每好讀李卓吾先生評楊復所先生眼兩書謂

其旨言外可以思而得之因復為錄其至者并園史中語
而兼以己意今於言前言後言左言右自參之自度之當忽
然有所得也門人紹如氏見而說之書一通去急呼而語之
曰此唾餘耳勿泥 珠樹堂集

案王季翼四書唾餘今未見其書據自序蓋因李贄

楊起元兩家說擇其至者而以其父遺說及己意補

綴之

王氏園史亦祚昌著述其父兄言行詳第八卷

紹如氏即周處士天鏡

字

見乾隆溫州府志隱逸傳

珠樹堂集又有奠門人周肇音

原注名天

鐘文注云肇音手書余四書唾餘屬續之夕令二弟

珍藏以遺其子長漢蓋周氏輩弟並師季翼亦並嗜

此書也

周氏天錫四書翼注

華萼樓集

未見

朱氏鴻瞻四書詳說

六十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四書贅解自序余自順治甲午僦屋邑中西南隅時萊竹爲書舍邑內外俊秀多從余遊既而廣闢其室治為齋者益衆余非他有所優可爲人資人之求乎我者不過欲講明四子

經義工所為應制舉者而已雖然未易副也自今距昔歷二
十年講說日繁滕之口而筆之書諸弟子互相傳寫遂成卷
帙題曰四書贅解其義云何蓋自紫陽有章句集註而四子
之正經明文皇命儒臣纂錄大全而章句集註明制科既久
訓詁日盛祛其淫於佛老者外若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
存疑張江陵之經筵直解陳紫峯之淺說顧麟士之說約參
伍錯綜而大全明夫諸訓詁由大全而起苟有得於大全諸
訓詁贅也大全為章句集註之疏苟有得於章句集註大全
贅也章句集註體會經文不溢不漏苟於經文融會貫通遊
神言外契肯象先雖章句集註亦贅也而余之解顧欲兼而

有之每書一章首用講文倣直解淺說體芟其繁而補其畧
繼以句解採大全及諸先正之粹存其要而去其迂又繼以
餘覽於講文句解收所不盡者蒐其遺而求其備一章之下
合三為一亦可離一為三而又先總之以字解別錄之為知
新雖欲不名為贅不可得也夫博學詳說所以反約欲徑約
而不能則不可不博以詳贅奚辭焉余用是有感矣孟子曰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夫孟子亞聖天下士宜以教
育天下才為樂余鄉閭人也苟得鄉閭之英俊造就之校其
孰成理義之文反之躬為實踐之學詎非快事經曰後生可
畏又曰堯舜人皆可為安知今日鄉里士非即異日天下士

乎是故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他日有驅馳上國聲名頡頏諸先正間尚其取此書而釐正之多不可損少不可益俾余不蒙贅名余寧無厚望焉
昔書於萊竹南軒 竹園類輯九
康熙癸丑陽月之

霍維騰四書詳說講文序嘗讀大學衍義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由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賦而為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也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

列位是以當此之時禮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出道德之歸不可一日廢焉者也
今我 聖天子在上聰明天

縱鑒及乎此為之作興文學以風四方儒教之盛遠邁千古大小臣工亦莫不以崇學校興教化為殿最而司鐸者亦孜孜以啟迪多士為急務然能以實學行實政將聖賢所著之奧理發明而誘迪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而無不盡其分者則罕覯其人茲於宣邑之司訓朱子表民者能有是舉誠令人嘆美而不已也表民籍本羅陽協秉宣鐸道宗鄒魯之真學紹紫

陽之派恂恂卓犖士皆景式詎其甫半載而即引疾辭任忽
一日出宣屏遺鐸一編示予曰論孟皆成書而首梓學庸授
宣予三玩其帙理明而詞簡意透而言精其於明德新民之
綱修齊治平之目性道修教戒慎恐懼動變而至於能化無
息而至於悠遠靡不章章條縷詮解至當人能身體力行則
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有餘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
而亦無不足予因掩卷而嘆曰朱君不欲仕猶仕也左氏云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今觀此書三立具備矣又安
在乎區區形迹爲哉何以故表民從容中禮溫厚和平其德
已立闡明奧旨啟發後人其言已立俾人隱居可以善身達

可以善天下其功已立又安在乎區區形迹爲哉予不覺欣
然而樂爲之序

四書精要字解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四書解字誤

存

宋鴻序自制科來詮四子書者無慮百家能與大全先儒頡
頑者蒙引存疑而外指不多屈雖云訓詁之學蓋亦莫不難
矣哉予視篆安固晤表民朱氏經學懋焉其門人爲之梓太
極圖淺說予竊意其篋笥必未罄也一日出四書詳說語予
曰此吾不得於時之所爲也吾資有限而詮又滯隱居教授
歷多年所日騰口說故就此未遇其人而就正焉敢以請予

翻閱數四嘆其精詳淵博無所不備有講文陳紫峰淺說不
專美矣有句解確切精深蓋莫之匹且併章句集註而通解
之又有餘覽探大全蒙存之粹而間斷以己意又有溫知錄
謂溫故知新發前人所未發而其卷端又先有字解二十餘
章合為一書分之可作數種誠哉其詳說也不詳未可以約
也予簿書鞅掌猶不忘經生家業思為梓之倉猝未能因先
取字解公世以俟思全豹者求焉表民自道曰訓蒙子曰精
要無以易此矣遂更題為四書精要字解云

嘉慶瑞安縣志九四書詳說六十卷 國朝朱鴻瞻撰有字
解句解講文知新餘覽等目已梓者字解學庸講文

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究心闢閩濂洛之
奧以昌明道學為己任生平所著有太極圖淺說通書淺說
四書詳說四書字解四書溫知錄讀史逸評竹園文集譜年
詩集俱梓行於世

紫點菴朱訓導鴻瞻乾隆温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
文苑傳並有傳其所著四書詳說聞尚存其裔孫副
貢鼎家余未之見也據宋敘全書有講文句解餘覽
知新錄嘉慶瑞安縣志字解諸目宋氏取其字解先
經籍門作知新

刊行世而別題為四書精要字解而紫點菴為宣平訓
導時又自刊學庸講文乾隆温州府志經籍門載朱

鴻瞻學庸講義即是書也而誤文為義今据副貢錄
示舊序及墓誌著錄字解既有單行刻本遂並載之
其講文句解餘覽等帙既彙入全書不復分其目
也

胡氏璜四書彙纂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東甌詩集三十八胡璜字玉璠安人康熙歲貢著有此齋詩稿
嘉慶瑞安縣志七胡璜康熙癸酉歲貢

林氏達四書說

五卷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四書說五卷瑞安林達著字襄雲
葉氏浩四書說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林氏宗瑛學庸會意

二卷咸豐樂清縣志八

未見

咸豐樂清縣志八林宗瑛號悔菴居芙蓉淹貫經史纂述甚
富皆燬於火僅存學庸會意二卷終歲貢

林氏務論治家書匯案

表